

被照亮的世界

广东作家网“文学风”论坛
作品精选

广东网络文学院◎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城出版社

被照亮的世界

广东作家网“文学风”论坛
作品精选

广东网络文学院◎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被照亮的世界：广东作家网“文学风”论坛作品精选 / 广东网络文学院编. 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4.6

ISBN 978-7-5360-7141-4

I. ①被… II. ①广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广东省 IV. ①I218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2884号

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郑谷敏 刘玮婷 邹蔚昀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陈诗泳
封面设计：朗读者图书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被照亮的世界：广东作家网“文学风”论坛作品精选
Bei Zhaoliang de Shijie: Guangdong Zuojiawang “Wenxuefeng”
Luntan Zuopin Jingxuan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(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四路7路) |
| 开 本 |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 |
| 印 张 | 27 1插页 |
| 字 数 | 490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第一辑 小 说

◆中篇小说

负责人 / 虞小平 (选自 2013 年第 2 期)	003
离婚同居 / 陈树彬 (选自 2010 年第 1 期)	043
十八扯 / 家宝 (选自 2013 年第 4 期)	064

◆短篇小说

没有窗帘的家 / 黄峰 (选自 2011 年第 1 期)	101
雨水哗啦啦 / 张全友 (选自 2010 年第 1 期)	114
顶牛 / 龚福清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126
中兴路 138 号 / 龚福清 (选自 2012 年第 5 期)	137
监控室 / 健子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153
回家 / 陈宜芳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162
“文痞”当道 / 陈泗伟 (选自 2012 年第 4 期)	171
乖乖 / 何霜 (选自 2013 年第 3 期)	175
奠基 / 西贝牛 (选自 2012 年第 12 期)	191

◆小小说

洗脚 / 家宝 (选自 2013 年第 3 期)	199
慢半拍 / 江平平 (选自 2012 年第 8 期)	201

◆长篇小说

被遗忘的角落 (节选) / 石奇 (选自 2011 年第 7 期)	202
---	-----

第二辑 散文随笔

◆散文

天上月亮地上灯 / 欧阳杏蓬 (选自 2012 年第 10 期)	213
梅花愿 / 王庆珍 (选自 2013 年第 4 期)	216
荷花青莲 / 扶风 (选自 2012 年第 11 期)	218
《诗经》是一道河 / 吴芃 (选自 2011 年第 4 期)	220
时间, 回旋 / 柯国伟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227
杜甫的月亮 / 潘志远 (选自 2013 年第 1 期)	231
女人三十五 / 净月清荷 (选自 2012 年第 5 期)	234
刺客 / 牧童 (选自 2011 年第 4 期)	236
广州印象系列 (节选之一——之四) / 白说废话 (选自 2013 年第 5 期)	238
追忆三伯的收银匠异样人生 / 王万兵 (选自 2010 年第 2 期)	242
血脉相承 / 刘景明 (选自 2011 年第 4 期)	246

◆随笔

在迪拜过中秋 / 入云龙 (选自 2011 年第 10 期)	249
信宜采风三章 / 陈奕娟 (选自 2012 年第 9 期)	252
泛慈航于彼岸 / 运涛 (选自 2012 年第 7 期)	258
西湖侧畔柳如烟 / 苏湘伟 (选自 2012 年第 8 期)	263
竹火笼 / 陈浩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266
舞动的年味儿 / 许定基 (选自 2013 年第 3 期)	269

◆非虚构

温州小老板 (节选) / 水军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272
--	-----

第三辑 散文诗

歌者的童话 / 王朋非 (选自 2011 年第 4 期)	285
天空之空 / 李衔夏 (选自 2011 年第 11 期)	290
没有宋词的年代, 何必凭栏 / 左倾城 (选自 2011 年第 11 期)	295
秋思 / 寒烟儿 (选自 2011 年第 11 期)	297
秋思 / 余承安 (选自 2011 年第 11 期)	299
我在遥远的地方给你写信 (之 39) / 子在川上曰	

(选自 2012 年第 7 期)	3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辑 诗 歌

染血的石头(组诗)/庄继文(选自 2012 年第 8 期)	305
罗城,那些不老的传说(组诗)/寒烟儿(选自 2013 年第 4 期)	308
被乡土照亮的世界(组诗)/王运用(选自 2013 年第 6 期)	314
造像记(组诗节选)/徐源(选自 2011 年第 5 期)	317
啊,野麦岭(组诗节选)/左岸(选自 2012 年第 4 期)	320
玉树,玉树/苏堤春晓(选自 2010 年第 1 期)	323
百年孤独(外一首)/阡陌(选自 2012 年第 6 期)	325
赶路的人像远方浸出的血(外一首)/野川 (选自 2011 年第 5 期)	327
在卡夫卡的树上/知闲(选自 2011 年第 5 期)	329
落日/王笑风(选自 2011 年第 6 期)	330
井赋/李衍夏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331
那些庸常的事物/重庆黄勇(选自 2012 年第 4 期)	332
历史是什么(外一首)/三峡浪子(选自 2012 年第 4 期)	333
拥有兰花的女人/隐星(选自 2012 年第 8 期)	335
那些农具在哭/张守刚(选自 2013 年第 2 期)	337
可是故乡,我只是城市的托儿/蒋志武(选自 2012 年第 3 期)	338
广场上/倩理(选自 2011 年第 5 期)	339
城市,故乡/状发子(选自 2013 年第 2 期)	341
散落在远方的碎片/麦石焕(选自 2012 年第 12 期)	342
低处的阳光/秦时月(选自 2012 年第 10 期)	343
雅安/刀客(选自 2013 年第 5 期)	344

第五辑 文学评论

书林一枝:关于简媜/海南朴素(选自 2013 年第 1 期)	349
《文赋》的意义及当下诗歌创作面临的问题/时东兵 (选自 2011 年第 12 期)	352
当摄影邂逅文学/向梅芳(选自 2012 年第 10 期)	355
“等待”的迷茫与坚定/李俊熹(选自 2011 年第 12 期)	363

《山楂树之恋》静秋的真实与虚假 / 水军 (选自 2012 年第 3 期)	368
--	-----

第六辑 校园文学

◆短篇小说

弃婴 / 黄宇 (选自 2012 年第 7 期)	373
杳杳灵凤 / 夜楼兰 (选自 2012 年第 5 期)	382
黑夜之曦 / 刀子狐狸心 (选自 2012 年第 8 期)	385
想象中的你 / 蓝郁佟 (选自 2012 年第 12 期)	388

◆散文随笔

秋天的怀念 / 黄宇 (选自 2012 年第 3 期)	393
爱情随笔 / 夜子旋 314 (选自 2011 年第 4 期)	396
消失的光年 / 苡夕草 (选自 2012 年第 7 期)	399
生活少了一杯茶 / 吻鱼 (选自 2013 年第 3 期)	402
自然与非自然法则 / 帝韵 (选自 2012 年第 2 期)	404

◆散文诗

我的左心房有一块冰 (五章) / 林子 1007 (选自 2012 年第 3 期)	406
一片丢失的林子 / 孟令波 (选自 2012 年第 4 期)	410
断想 / 暖晴 (选自 2012 年第 6 期)	413

◆诗歌

想学好一种乐器 / 周华襄 (选自 2012 年第 3 期)	415
残梅 / 青云子 (选自 2012 年第 6 期)	416
垃圾堆里的孩子 / 席笛海 (选自 2012 年第 4 期)	417
钢笔在冬夜歌唱 / 张文胜 (选自 2013 年第 4 期)	419
乡音 (外一首) / 朱金龙 (选自 2010 年第 2 期)	420
靛蓝儿童诗歌系列 (节选) / 董菲 (选自 2012 年第 10 期)	422

小说

第一辑



负 责 人

虞小平

一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为土匪说话！”

像火山爆发，像惊雷炸响。一声怒吼，划过宁静的办公区，从接待前台沿着长长的走廊翻滚而至耳畔。丁峰身子不由得颤抖了一下。

又是陈老伯！每次来都是这样的胡说八道，胡搅蛮缠！

还能怎么着？提起灭火器扑进火海灭火啊！再迟一分钟，洪主任的电话就该打进来了。

丁峰来到前台，只见身材魁伟的陈老伯正用拳头捶着前台大理石台面怒骂，面容扭曲：“你为土匪说话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，你没有阶级立场，站到了贼的那一边……”脖子上的青筋蚯蚓般游走。

轮值的孙安东是前年才参加工作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，刚刚领到律师执照。过五关斩六将千辛万苦领来的执业证还沉甸甸地坠手，律师执业生涯的新奇和期待才刚刚升起，就遭到这样的谩骂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。带着几分惊慌和委屈，涨红着脸，有口难辩。

办事大厅里所有的人，被这刚劲洪亮穿透力极强的声音打断，暂停了手中办理的事务，纷纷扭头探视。有好事者开始往这边靠拢。

丁峰故作严肃地批评孙安东：“怎么又惹陈老伯生气了！”

孙安东语无伦次道：“我……我，我只是劝……劝老伯珍惜子女的情分，不要和大家闹得太僵……他，他这样每月申请法律援助，是在浪费国家资源……”

陈老伯再次拍案而起，指着孙安东的鼻子大声斥骂：“你就是土匪！何止

为土匪说话！”

丁峰赶紧伸出双臂安抚老伯：“老伯息怒！老伯息怒！小孩子不会说话，您老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！”又扭转头夸张地批评孙安东：“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！国家的资源不就是为陈老伯这样有需要的人准备的吗！还不快回办公室去，再招老伯生气！”

她堆起满脸笑容：“陈伯，您消消气，先坐下。我亲自给您办，保管您满意！”

“丁主任，你看看！你看看！再不管教，全成土匪了！”陈老伯指着孙安东的背影气愤难平。

丁峰笑着点头：“是是是！我一定严加管教。这个月该谁了？我这就给您办手续。”

谁敢惹这块神主牌！

看看他，年过七十，身体健壮，精气神十足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声音如洪钟。脾气却像火药桶，一点就爆。再让他闹多几次，洪主任那里，局长那里，她就不知该如何交代了。

这也太不可理喻了，月月闹！日日闹！子女个个孝顺，却非要把他们一个个告上法庭不可，告他们不孝，要判他们支付赡养费，还逢人就说。人活一张皮，再孝顺的儿女也经不得自家的父亲把自己当仇人啊。几个儿女一合计，便放手不管，谁也不理睬他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！他们这么一撒手，就把法律援助中心给害苦了。

法院判决陈老伯的五个儿女对父亲支付赡养费。子女却与父亲赌气，硬是不给，任由法院强制执行。

要命的是，赡养费以月为支付单位，这个月强制执行了，下个月还得再申请。陈老伯正好退休了无事可做，一门心思全放在同儿女们作斗争和申请强制执行的事上，有事没事就跑来法援中心申请法律援助顺带骂街。

法援中心几位年轻律师忍无可忍。见多了坑爹的，没见过这样坑子女的！这还不算，把法援中心当作歇脚乘凉的榕树根，在这里出气、撒野！每逢陈老伯驾到，负责接待他的律师及在座同事一起血压上升。道行深点的，陪他打哈哈，脚底揩油；新来乍到未识深浅的，忍不住辩解或劝说一两句，定惹来一顿咆哮。

每当火山爆发，丁峰只好挺身而出。劝说、承诺、说软话、赔笑脸，迎面承受唾沫星子。

丁峰三下五除二，麻利地为他办好了月度受理手续。陈老伯把受理通知书仔细折叠好，放进衬衫的上胸口袋里：“早搞定不知多好！”然后起身班师，找最近的去处饮早茶去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几位年轻律师还在噎气儿。丁峰来到孙安东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受委屈了啊！”

孙安东沮丧地伏在桌上，说：“一来就闹。我领这份工资，也不是专为受他气的！”

清纯女孩文小惠故作老成地对孙安东表示了高度的同情：“唉，我走南闯北，久经沙场，还真没见过这样当爹的。”

实习律师年顺骁油腔滑调，手舞足蹈地没心没肺道：“套用我国一代伟人的名言，这就叫做：‘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崽斗，其乐无穷’！”

律师王志成，三十出头，戴一副玳瑁眼镜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站谁跟前都显腼腆。其实他在法援中心工作五六年了，心思缜密，办事沉稳。他皱着眉说：“不能再找他的子女做工作，主动把赡养费给了。”

文小惠摇晃着芭比娃娃一般的小脸说：“我看难。以前，白主任和他大儿子还是好朋友呢，调解工作做了不少，约饮茶、吃饭，什么好话没说尽？可是，这老头……”她扁起小嘴，“倔！”

丁峰也头痛。到法援中心工作不过两三个月，这里的事情日日新鲜，千奇百怪，她长见识还忙不过来呢，一下子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。

二

人大的会议室就是不一样，豪华、舒适。装修得朴素典雅，是人坐上去都会不同程度地显得德高望重沉稳儒雅。高靠背椅高度恰到好处，柔软度及弹性赶得上妙龄女子的大腿，不像市府办会议室那些半腰高带转动轮子的椅子，谁坐上去都不会太稳当。

别看丁峰是副科级，市人大、政府各会议室的席位她都体验过。工作需要啊！

市法律援助工作经营了十年，市、县、镇三级机构健全，触角纵横伸向基层。市、县（区）级法援中心每天有专业律师解答法律咨询，并在总工会、妇联、少年宫、信访局、部分大专院校等设有法律援助咨询室，定期安排律师免费解答法律咨询。市法律援助中心更是每天安排两名相当于全科大夫的社会律师值班，向有需求的群众专业解答五花八门的法律问题。由于宣传到位，也确实为无钱聘请律师的困难群众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，所以家喻户晓、妇幼皆知，法援中心天天门庭若市，成为市政府“民心工程”一块响当当的品牌。

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既然是响当当的品牌，那么隔三岔五地，党委要数字、政府拿案例、人大听汇报、政协来视察，也就在所难免。法援中心负责人因此经常光临市几套班子会议室。

也许因为容易出政绩，法援中心自打成立以来人才辈出。市司法局两位副局长都从法援主任位上升上去。前主任白连，更是年纪轻，脑子和关系均活络，在任两年就跳级选拔到团市委当副书记了。高升之快，令局党组措手不及。匆忙中，把丁峰这个法制科的副科长抽到法援中心充任负责人——主持全面工作。说是待下次搞竞争上岗时“扶正”。

当主管法援中心的副局长陶然带着白连来办理交接手续，丁峰才知道自己调任法援中心副主任，连必经的“任前谈话”都省略了。她毫无思想准备，更别说作什么考虑或选择。

与会人员陆续入座。今天的会议由市人大法工委和市“关工委”组织，主要召集宣传、教育、司法行政、共青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近期开展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。与会人员都是各部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副局长。市法援中心虽然对外是独立法人，却是司法局的下属单位，属正科级。丁峰还是个副职——尽管当了负责人。所以，她就成了这个会议室里最小的官。她知道自己斤两，拣了适合身份的最末席落座。

会前气氛，最为活跃，是官场见闻的大交流大杂烩。头头们彼此相熟又许久未见，坐在一起，照例是交头接耳打诨插科。丁峰人微言轻，夹着尾巴，坐在末位中规中矩地赔笑。

突然，手机振动起来。

一位男子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说：“是丁主任吗？我请求法律援助。”

丁峰左手捂在嘴巴前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在开会。您可以到法援中心前台去办理申请手续。办公地点在行政服务中心四楼。您可以乘坐 257 路或 238 路公交……”

“不！”对方坚定地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你现在就得援助我：告诉我市委书记的手机号码！”

我的天！这显然扩张了法律援助的概念。丁峰甚至不由自主地认为对方不怀好意。她下意识地抬头环顾一遍会场。还好，大家还在胡侃神吹，没人注意到她接到的无厘头申请。

她又低下头，耐心地说：“您可以到市委办去请求援助。”

“我哪里没去过！可是他们谁也不愿告诉我。你们不是专门办理援助的吗，请你现在就援助我！”男子不耐烦起来了。

这时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了。丁峰只好对着电话说：“对不起，市委书记

的电话号码我也不知道，恕我无能为力！”

断掉电话，丁峰的心绪莫名其妙地杂乱起来，主持人及前面几位发言人说了什么也没听清楚。

三

“丁主任，怎么杨元刚又来了？你赶快去处理一下！”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处洪主任的声音带点不满和不耐烦。

“杨元刚？谁？”丁峰一头雾水。

“杨元刚你都不知道？他就在大厅里。你去处理一下！”洪主任等不及丁峰回话，已经把电话挂了。

以百米冲刺的速度，丁峰冲出大厅。

只见法援中心窗口前，众人围观中，一个人匍匐在地，背上挂着一块常用于葬礼的白麻布，写满了红色的字。他像寺庙里的善男信女，五体投地，磕一回头念一句：“苍天大老爷啊！为我伸冤啊！”

丁峰心血直冲脑门：“天哪！我又得罪哪路神仙了！”

定了定神，她俯身去扶他：“大叔，什么事？您起来说。”——凭声音，丁峰判断他是个中年男子。

男子抬起头望她。涕泪迷糊。一条粘度极高的清涕像蚯蚓一样顽强地吊在鼻尖上。看到扶他的是一位陌生女子，脸上瞬间闪过比川剧变脸还快而复杂的表情，又迅速地把脸埋进地里，双手拍着地板，抬高声音叫喊：“苍天大老爷啊！我冤啊！不为我伸冤，我绝不起来啊！”

“大叔您别这样！有什么事您起来慢慢说。您这样，有冤也伸不了啊。”丁峰劝道。

今天是王志成轮值，他一直站在男子身边劝说，见丁峰出来，简单向她介绍了几句情况，又去扶那男子：“这是我们新来的主任，她还不知道你的事。你起来和她慢慢说，好吗？”

男子站起来，胸前白麻布上一个大大的血色“冤”字令她一阵晕眩。

赶快请进办公室去。“谁家的孩子谁抱走。”大门口有人这样闹腾，丢的是法援中心的脸，这也是政府各衙门的共识。

请坐，倒茶，赔笑。

杨元刚进得办公室，像一个经常走街串巷撂地儿的巡回演员下场后一般自然地摘下“行头”，随意地扔在会议桌上，接过丁峰递过来的茶吹了吹，先浅

抿一口，再慢慢品起来。边品茶还边左右偏转身躯，让空调的凉风照顾得更全面一些。

“我以前没见过你。”他反客为主地打量丁峰。

“我刚调过来不久。”丁峰赔笑道。

“现在你管事？那我就再和你说说我的事吧。”他表现得很有耐心。

他非常老练，穿插着愤恨，却一点不磕碰，很有条理地把他的事情说清楚了。他的清晰与敏捷，连丁峰这个当了多年法制科副科长以及律师的人，都感到惊讶。

杨元刚原是镇里一家模具厂的工人，因工作熟练而且手脚利索，月收数千元。一天，他和车间主任起了争执，他脾气一向暴躁，没吵两句，一拳打向车间主任脸面。车间主任也是一方霸主，当即召集一班人，把杨元刚打伤。事后，杨元刚以伤害罪状告车间主任，法院以车间主任聚众斗殴，致人轻伤，判其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赔偿杨元刚医疗等费用两万五千元。

判决下达当天晚上十点，厂方把两万五千元送到杨元刚手上，并通知其已被解雇，勒令即时离厂。无奈，杨元刚只好卷铺盖走人。

走到门口保安亭，值班的保安是他的好朋友，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，说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有地方去吗？”

杨元刚神色黯然：“只好去老乡家寄宿一夜，明天再想办法。”

保安说：“你带着巨款，这样夜行，安全吗？”见杨元刚犹豫，又补充道，“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钱放我这里，我代你保管。我们是老乡，难道还能骗了你？”

朋友的热心让杨元刚多少感到一丝安慰。他们是老乡，虽说是来到蕙城才认识的，在外省碰到老乡本就有三分亲，工余时间几个老乡经常一起喝酒，都是信得过的人。便把两万五千元交给保安，让他写了保管条，说好明天来取。

谁知，第二天他回到工厂时，那保安已不知去向。杨元刚立即报警，警察一查，保安姓名是假的，押在厂里的身份证是假的。杨元刚凉了半截，没想到平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“朋友”竟是个“假人”！派出所以侵占罪立了案。

杨元刚接过立案受理通知书一看，即刻提出异议，说这是厂方串通保安作的抢劫案，要求派出所“抢劫罪”立案。派出所认为，该案定性为“抢劫罪”没有法律依据，不予理睬。

杨元刚却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要求改。他非常清楚，“侵占罪”是自诉案件，单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查找一个不知道叫什么、住哪里的人；而一旦案件定性为“抢劫罪”，就是公诉案件，就有公权力介入，或许就能做到自诉案件无法做到的事情。

经过多次交涉，派出所坚决不改变案件性质。杨元刚便向上一级公安机关

申请复核，然后打行政诉讼官司，一审二审再审。所有法律程序都走过了，杨元刚一概败诉。然后他开始上访，从镇到县到市到省再到中央，一级一级地“伸冤”。各级党委、政府、人大、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信访，都收到了他的申诉信，然后又一级一级地转下来。折腾了一年多，回到了原点。

杨元刚北京上访回来后，像公务员上班一样，穿着这身“行头”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每天轮流到信访、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人大、政府各个大院喊冤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几个月前，白连正在拟提拔之际，他把这身“行头”展示到法援中心的接待窗口来了。

他之前所打的官司，包括起诉车间主任伤害罪、申请行政复议，以及各省级行政诉讼，都是法援中心指派律师为他代理的。他对丁峰说：“法援中心帮我最多，也对我最好。其他部门，除了信访局，大门都不让我进。”

“那，您现在来法援中心想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您看，以前所有的诉讼案件，我们都派律师帮助您了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对于上访案件，法援中心帮不上忙啊。”丁峰小心翼翼地问。

杨元刚放下茶杯：“你得派个律师给我，去派出所监督警察把‘侵占罪’改成‘抢劫罪’！”

“卟”的一声，刚进口的热茶从丁峰口中喷了出来。她一面用手指擦嘴角的水滴，一面瞪大眼睛望着杨元刚。律师有这通天本领？这是哪跟哪啊！

杨元刚不容置疑道：“之前的白主任答应过我的！”

丁峰和杨元刚商量道：“我刚来不久，对您的事情还不是很了解。要不这样吧，您把您的材料留一份给我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，看看怎么办？您看行不？”

杨元刚倒也爽快，留下材料，背起“行头”就走了。

四

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负责人会议上，丁峰如坐针毡。她像家有顽劣孩子的家长去学校开家长会，被老师在会上点名批评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无地自容！

从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处1~6月的统计表看，在近百个进驻窗口单位中，法援中心的各项考核指标，包括上下班考勤、群众满意度、办结率等等，法援中心排行不是倒数第一就是第二。难怪洪主任让她一定要亲自参加这个例会。

说句心里话，丁峰十分敬佩政府的历届领导，自打这个城市在全国首先开通“110报警服务台”，政府公共服务内容与时俱进且日益严格规范。市政府

行政服务中心就坐落在市中心繁华路段，数十家单位进驻，开设上百个办事窗口，一条龙为群众提供服务。

法援中心是为数不多的整体进驻单位之一，前台设一个接待窗口，后台有办公区。

不是丁峰有心为自己的团队辩解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法援中心和其他办事窗口有所不同。其他办事窗口主要办理行政审批和许可事项，而法援中心则以接待咨询和办理法律事务居多。

法援中心受理的案件，以法院直接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居多，经窗口受理的民事案，虽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，但毕竟属少数，一个月也就三五宗。且办理周期长，一个诉讼程序，至少半年以上。在考核指标中，首先在“办结率”上就不好统计，无法与别的窗口相比。

而随着近年信访大旺，老信访户到各地各部门闹事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法援中心常成为老信访户光顾单位之一。他们坐下来就高声开骂，骂政府、骂市长、骂腐败分子、骂贪污犯，吸引四方眼球。再加上有陈老伯、杨元刚之类的人闹腾，无论是管理处还是别的窗口办事群众，怎么分得清个中缘由？只当是法援中心怠慢了光临者，实际效果就等于给行政服务中心“抹黑”。在“群众满意度”方面，自然又要吃点亏。

此外，法援中心是整体进驻单位，工作不仅在前台窗口上，后台的工作才是大量的。律师时常在外办案，不能保证正常坐班，刷卡有遗漏，就不能全勤。如此这般算下来，法援中心不得倒数第一，谁得？

丁峰心想，法援中心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也有一两年了，这种特殊情况，之前难道没有和管理处沟通过？既然管理处有所掌握，为什么没有通融的办法？总叫法援中心如此“委屈”，如何是好？

开会回来，丁峰情绪低落。她抬头望了望对面紧闭的“主任室”，想推门进去，又不太愿意。

因为进驻单位多，行政服务中心地方有限，前台搞得金碧辉煌，宽敞明亮舒适，后台办公区却窄小逼仄。法援中心是整体进驻，管理处一共拨给他们七十多平方米，沿着走廊分隔了两间五六平方米的小会客室，专供社会律师值班用，又分隔了文印室和档案室，就只剩下走廊尽头一大一小两间办公室了。小办公室是主任室，白连走之前，与副主任张统铭面对面坐。大办公室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。法援中心编制十人，现职七人。除了两主任坐在“主任室”里，在大办公室摆了七张办公桌，靠门的地方还辟出一小块地，摆了张小会议桌，用以开会、讨论案情、接待上级客人。

丁峰到任后，张统铭说主任室这么小，男女共处一室不方便。再说，自己